

经世文库
JINGSHIWENKU

『无人区』 日本侵华罪行实录

陈建辉◎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人間地獄

『无人区』

日本侵华罪行实录

陈建辉◎主编

人间地狱——“人圈”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地狱“无人区”/陈建辉主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6

(经世文库)

ISBN 7-80211-124-2

I. 人...

II. 陈...

III. 日本-侵华事件-史料-华北地区

IV. 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8339 号

人间地狱“无人区”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内冠英园西区 22 号(100035)

电 话:(010)66560272(编辑部)

(010)66560273 66560299(发行部)

h t t p://www.cctpbook.com

E m a i l:edit@cctpbook.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445 千字

印 张:24.25

版 次:2005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6.50 元

人间地狱“无人区” 编纂委员会

主 编：陈建辉

副主编：张维民 赵胜军 宋学民

前言

“南有南京大屠杀,北有千里‘无人区’”。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是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为巩固其对中国领土的占领,切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在长城沿线一带通过“集家并村”的手段将群众驱赶到所谓的“集团部落”(群众称之为“人圈”),从而建立起来的“无住禁作地带”,是日军用血腥手段在华制造的又一重大侵略暴行。

日军在长城沿线制造“无人区”始于1939年,起初只是在局部地区实行集家并村。随着长城线上抗日游击战争的深入发展,日军将制造“无人区”提到战略高度认识并制定全面计划。到1944年,日军制造“无人区”计划基本完成。其范围东起山海关以西的九门口,西至赤城县的老丈坝,北自宁城、围场一带,南到迁安、遵化一线,总面积达5万平方公里,涉及今河北、辽宁、内蒙古、北京、天津5个省、市、自治区的25个县(区)。其中“无住禁作地带”约8500平方公里。被集家的自然村1.7万多个,共建“人圈”2506座,被驱赶集家的群众约140万人。

这里的“无人区”主要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无住禁作”地带,即不准住人,不准耕作,实行彻底“三光”政策的区域。二是“集团部落”,即在平地大川地域修建有围墙、有武装看守的“人圈”,虽有人居住,但没有行动自由。三是“无住禁作”地带和“集团部落”之间的“禁住不禁作”地带。

日军在制造“无人区”的过程中,将游击根据地划为“无住禁作地带”,实行了“拔根断源式的摧毁”,灭绝一切生机,将“三光”政策发挥到了极致。在对游击根据地进行疯狂摧残的同时,日军对于生活在“人圈”内的群众进行了无比残暴的法西斯统治,致使成千上万人被饥寒、瘟疫、酷刑夺去了生命,座座“人圈”尤如座座人间地狱。据统计,抗日战争时期,冀热辽地区被日本侵略者屠杀和虐杀我35万人中国同胞中,大部分死于“无人区”。日军对“无人区”人民的屠杀和虐杀,其残暴程度不亚于“南京大屠杀”。

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党的群众路线和人民战争思想发挥了巨大的威力,统一战线思想得到了充分实践。在长达5年多的时间里,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不仅生存了下

来,还与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坚持住了这块战略要地。在“无人区”的斗争中,抗日军民中涌现出无数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事迹,充分彰显了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党政干部、战士中,有许多狼牙山五壮士式的英雄。长城线上的群众也作出了巨大牺牲,涌现的英雄人物更是数不胜数。长城线上“无人区”的历史充分暴露了日本侵略者的凶残本性,也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胡绳同志生前曾指出“‘无人区’是抗日战争中悲壮的特写镜头”。日本进步学者也提出“‘无人区’是人类战争史中特殊的历史现象”。

相对南京大屠杀而言,日军在长城线上制造千里“无人区”这段历史知之者甚少,我们特将长城线上“无人区”有关资料奉献给读者。

编 者

目 录

“无人区”

冀热辽行署关于热南、冀东集家并村(人圈)惨状的调查报告	(3)
热河的血泪	仓 夷(5)
人 圈	厂 民(7)
日军在平北制造“无人区”的累累血债	王 亢 江 卓 何 光(14)
千古奇劫 一代恨史	
——简介兴隆县“无人区”	佟靖功(20)
承德县“集家并村”及“无人区”情况	中共承德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25)
日军在宁城制造的“无人区”	周凤玉 胡士秀(29)
青龙“无人区”考略	中共青龙县委党史研究室(32)
平泉县“集家并村”及“无人区”调查	王振兴(40)
日本侵略军在宽城制造“无人区”	中共宽城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47)
平北丰滦密的“无人区”	曹友林 鲍星时(52)
遵化山区的“无人区”	中共遵化市委党史研究室(55)
迁安县境内的“无人区”	吴振强 尹成清(58)
我所见到的热河省“无人区”	春 风(61)
承德宪兵队及其暴行	傅大中(68)
日军在承德街的屠杀罪行调查报告	彭明生(73)
日伪时期兴隆监狱的酷刑	朱呈云(85)
兴隆县公安局关于日伪在兴隆罪行的调查	(87)
承德县公安局关于日伪在承德县罪行的调查	(89)
日军在承德制造的“国事犯”事件	高滋安(90)

惨 案

潘家峪惨案	佟德敏	冯伯英(99)
大杨官营惨案	刘绍友	(106)
马家峪惨案	李永春	(112)
潘家戴庄惨案	田益廷	刘作云 王树增(114)
承德县“二·一”惨案		(119)
鲁家峪惨案	李永春	陈庆平(123)
长河川惨案	付文和	张书明 杜志成(130)
小西天惨案	阎秉哲	(135)
白马川惨案	张春生	何连仲(136)
大屯惨案	李炳山	杜清怀(138)
暖河塘惨案	李炳山	杜清怀(142)
艾峪口惨案	中共宽城县委党史办公室	(144)
火斗山惨案	卢 福	张思卿(147)
快活峪惨案	吴殿信	(148)
天桥沟惨案	张国良	(150)
小东区惨案	朱素清	云 清(152)
大帽峪、兰旗营惨案	何连仲	(153)
楸木林惨案	白恩潮	何连仲 张春生(155)
南双庙惨案	中共承德县委党史办公室	(157)

证言与口供

长城线上“无人区”的证言	小林实	(161)
制造“无人地带”	铃木启久	(163)
无人区	船生退助	(171)
木村光明笔供		(176)

木村光明笔供·····	(177)
桥本岬口供·····	(178)
高木贞次郎等 20 人笔述 ·····	(180)
太田秀清口供·····	(187)
植松犹数笔供·····	(190)
长岛玉次郎等 22 人检举书 ·····	(195)
田井久二郎口供·····	(200)
横山光彦检举证明书·····	(203)
郝席菴笔供·····	(204)
坂桥润口供·····	(208)
日伪捕杀中国人民犯罪行为档案摘录·····	(210)

日本人笔下的“无人区”

又一个“三光作战”(节选) ·····	(日)姬田光兴(215)
何谓“三光作战”	
——中国人目睹的日本侵华战争(节选) ·····	(日)姬田光义(240)
无人区·长城线上的大屠杀	
——兴隆惨案(节选) ·····	(日)仁木富美子(268)
日本军侵略中国实录(节选) ·····	(日)“中国和平之旅”写真集编辑委员会(354)



「无人区」

冀热辽行署关于热南、冀东集家并村(人圈)惨状的调查报告

敌寇对中国人民的残杀、统治是无奇不有,无所不为的,但是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决不会因此而压制下去,相反的时刻打击着敌人,特别是分散在各个山沟的人民,凭借着山地的有利条件开展着对敌的周旋,因此敌人认为最美妙的也就是对中国人民最残暴的做法——制造“无人区”!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的春天,敌寇在我冀热辽区从古北口到山海关,长约700余里的长城两侧,包括承德、密云、迁安、兴隆、平泉、青龙、滦平、遵化、凌源等县,长城以北40里,以南20里,均不让有一个中国人存在,开始了残酷的集家并村办法:第一阶段,先把三家五家太分散的零散户,集中到村庄里。这是“命令”,不去就是烧杀抢。但老百姓不是那样温驯的,除开展“非法”斗争外,还利用一些“合法”的斗争,拖延时间。三十一年(1942年)开始了集家的第二期,不只零散户要集中,而且要把所有的小村子都集中在离长城40里以外山沟口较大村里名之曰“部落”,亦名“人圈”。但中国人民能够服从这个“命令”么?绝对不能,因此“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残暴的施行在这块辽阔的土地上。敌寇的兽群每天在山沟里、山顶上进行“扫荡”与搜索,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就是一所茅草窝铺也难免灰烬的命运,牲口和财物抢掠一空,就是不通人事的鸡犬也难逃活命。这样的搜索“扫荡”一个村至少在几次以上,在马尾沟竟烧杀了14次。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第一次被烧了房子,他们又搭起茅屋来,但是狠心的敌人又来一个二次放火。经过数次“搭”与“烧”的斗争,群众的力量使尽了,只得隐蔽在水[山]沟里、大树下、土谷里,以减少目标,略避风寒。但是敌人还有更残酷的办法,在每个山头上分布着碉堡,监视着人们的动静,只要发现人影,必追逐杀死而后已。因此,躲在山谷里的人们连火都不敢生,恐怕烟火暴露了消息。母亲抱着小孩,时刻不敢让他离开奶头,恐怕孩子的哭声把敌人引来。有的孩子在止不住哭泣时,可怜的让他母亲长久的用奶头塞死。马尾沟只4个小村,70户人家,竟被杀死50余人。好多村庄被杀在半数以上,全家被杀的也为数不少。有42000平方里的土地上成为人烟罕见的一片凄凉了!

住在部落附近的人们不得已跑在“人圈”里,都过着非人类的生活(部落都在千户以上)。“人圈”里有严密的特务组织,规定有“思想犯”“政治犯”“运输犯”

“秘输犯”等犯罪条款,谁要表现任何一点活动,或是看见那个人不顺眼时,就加上[之]予某一罪名结束了他的生命。从到“人圈”的一天,再不能与外面发生任何关系,就是相隔咫尺的村庄也不准互相来往。10里以外的土地即不让种,凡是一个能拿动枪的男人,都要编为自卫团,每晚巡查不能睡觉,白天才能抽点时间休息,但是如何休息得下呢!因为他们又都是“勤劳奉公”队的队员,每月都要抽出15天到20天的工夫“勤劳奉公”,不是修“人圈”外的壕沟就是修山头堡垒;不是修汽车路,就是修火车道;不是到附近县做工,就是到东北矿厂,他们的劳役没有服完的时候,以至于死。“人圈”里的生活完全是配给制,白面大米根本不让吃。其他用品的配给,着实可怜,每人每年的布匹配给,至多不过3尺;他们所打的粮食还不够交税,如住宿捐每户每年80元,军需捐每人每季7元,飞机献金每人7元,每人还得交“钢钝”5个,如没有交款,每个折5元,一年一次募捐每亩地17元,还有附加捐等等。这仅仅是所知的数种,总计每年每亩地至少负担80斤粮食,他们穿什么吃什么即可想而知了。“人圈”里的女人们,一般定有两种制度,一种是“跑人圈”,在每天的早晨,所有的青年妇女,掷下她的可爱的小孩子先到“人圈”外跑一个圈,然后才能回家做饭奶孩子,不然就要犯罪。第二种是“跑山”,每礼拜一次,把妇女们集中在一个山麓下,发号赛跑。但山头早已暗藏着一些丧尽良心的狗腿警察,在妇女快到山顶时,呼呼……的枪声,把女人们吓个抖擞而后快,这就是那[所]谓“锻炼”,谁要不去,马上定个思想不良的罪名成为刀下鬼,“人圈”的妇女们被敌人的奸淫污辱已成为“公开合法”,因为抗拒,被处通匪者不是少数。“人圈”的生活此仅一二,实难尽述。

在这块地区里,以9个县计,其中最重要者4县,有600万亩土地在敌人践踏下荒芜了,每亩以产粮3大斗计,以4年计算,共减收粮食720万大石。1000余村庄的房舍片瓦无存;牲畜不见一头,衣服不能遮体,目前有将近50万的人们受着衣食住无法解决而死亡的威胁,此种嗷嗷待哺的惨相,令人心寒!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
(存中央档案馆)

热河的血泪

仓 夷

在日寇统治热河期间,从河北要到热河去,都得经过数十里至百余里的“无住地带”。这地带里所有村庄都被毁灭了,土地不许耕种,真是凄凉满目。过了长城就到统治极严的部落区。每距五六里,就修建1个部落,围以土墙,所以又称“围子”或“人圈”。除了这“围子”以外,其他大小村庄全被毁掉,连在山沟里种地搭的小草棚,也被拆毁。这种部落要到宁城和赤峰以北,才渐渐减少。热河人民一提起“围子”,就有诉不尽的怨恨。

敌人利用“围子”把人民圈管起来,使人民失去了一切的自由。串亲,走口,种地,出入非常的困难。大批的“讨伐队”和伪警察,把“围子”都层层封锁起来。在丰宁县茨营子一村,只269户,就住着“讨伐队”76人,在“联村”里还有30多个警察。“围子”里人民的劳役和捐税特别繁重。经常有3种地区需要劳役:一种是到热河东部背煤修铁路,每次服役半年。一种是到红堂寺煤矿,背煤,盖房,修路,一去也是半年。一种是在本村听差,修路。去热河东部的要21、22岁的青年,自带路费,到那里都穿军队的旧破衣。到红堂寺的要27、28、37、38岁4种年龄的人,到那里吃不饱,不给钱,衣服看见肉。留在本村服役的是30、40两种年龄的。其他年龄的有的当“围兵”,有的当“自卫团”,整天的出操、集合、站围墙。剩下能种地的,受苦的,尽是老弱的。所以有许多相当肥沃的土地,都荒芜着没有劳力耕种。在“围子”里的每家农户,种地喂家畜也不能自由,平地强迫种棉花。“官棉花”每亩要产100至150斤。交坏棉花还不行。市价棉花每斤10多元,而官价只给3毛。好的旱地又强迫种大烟,收了烟全用官价交了公,剩下种杂粮五谷的地也就较次了,就这样每亩地得交1斗至1斗半的粮税,有些地还得每亩多交20多斤柴火[禾]。地荒着也得纳粮,说是为了鼓励“增产”。打下粮食归“大堆”(大仓),①按期去领来吃,不让老百姓家里有存粮。在丰宁县的茨营子村,生产量比建“围子”以前要减少一半。有70%的人民每年都不够吃,过着半饥半饱的苦日子。另外,每个人还折价100元,抽1/10的捐;100只羊抽30只归“组合”,每只给2元;牛100头抽10

① 即“粮食组合”、“义仓”。

头归“组合”，每头给二三十元。养牛、羊、鸡、驴等都得登记，警察按期来查，喂瘦了要受罚，死了得报销，不然到年头就向你要活的。因为捐税太重，喂家畜的人家也就少了。在“围子”里，人们没有闲的时候，天天有劳役；也没有饱的时候，粮食被搜刮尽了。这就是热河农村在敌寇统治下破产的写照。

在热河省会的承德，由于敌寇对商业的绝对统治，已变成一座非常冷落的城市。敌人说：“物资节约了！”于是连饭馆都找不到了，在承德街上买不到肉。来往的只有一些穿黄衣裳的人（敌伪军政人员），穿便衣的很少见到。坐火车路过一些城镇也看不见什么买卖。热河中部建平县一个小商人告诉记者：我们一村300多户，只有十几人做小买卖，不能明着做，卖布卖线比做贼还难，白天都得把布带到高粱地里蹲着。也没有新布，只能倒点估衣。到奉天去买估衣，黑夜里走，三宿才回来，一路就怕遇见狗腿汉奸，遇到就被没收。所以在热河，有钱人穿的也是破衣服，穷人不少赤身光膀子的。十七八岁的大姑娘，都得不到一件稍微完整的裤子来遮住她的身体。有许多穷苦的人家，一家七八口人，只有1条裤子，谁出门谁就穿着它，在家里就用被子或麻袋围着。一些富有的人家，留着明堂瓦房都不敢住，只好住破家烂屋，避免敌人注意。但是敌人不会轻易的放过他们。敌人把火车站“卖”给地主，把赤峰北的大桥“卖”给地主，把承德街上日寇的“忠灵塔”也“卖”给了商家（据说“卖”了170余万元），伪警察署、县公署、分出[驻]所、兵营、学校，一切公物，都“卖”给热河的老百姓。老百姓自然是不得拒绝的，有的是有钱人出钱，有的是无钱人公摊。伪寇简直是想尽一切办法来吸老百姓身上的血！

所以当地的年轻人气愤地说：“咱一辈子算白混了，咱们一记事儿日本就来，吃没吃好，穿没穿好，挑国兵，当劳工，不能有出头的日子了，伪满洲国成立一天，我就是个黑人！”年老的人也含泪地摇摇头，双手抱着胸脯说：“我们人民的心，已经痛苦成铁疙瘩，扒也扒不开了！”所以靠近我抗日根据地的地区，人民都想尽一切办法，逃出敌伪重重的监视，来到我根据地安家。据记者所知，逃到我赤城三区的有10户，逃到我延庆十区的有30户，在延庆二区就有40多个青年，因为不愿归“围子”而参加了我游击队的。热河沦亡已经14[13]年了，这14[13]年来，热河人民惟一的安慰者，恐怕也只有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府的工作人员了。八路军是最了解与最关心热河的同胞，在独石口、古北口、喜峰口、冷口，长城各要口上，作了不知多少次的战。我8月初到长城边采访的时候，我们的部队已经进到热河中部围场一带作战。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府的工作人员，为了援助热河的同胞，曾经从辽[遥]远的冀东根据地里，募集了寒衣，给他们送去，募集了小米，去接济他们。曾经在这最残酷地带，坚持了5年的苦战。我们不少的勇敢的战士光荣地牺牲了。据记者所知，只热西某团1个团，5年来牺牲团长以下官兵600多，而为了开辟丰宁一县的抗日工作，我们就牺牲了县区干部200多名！从这牺牲的数目字里，就可知道这里和敌人是进行了多么残酷的（搏）斗；同时也可以看出，我们八路军和民主

政府,是如何的为解放热河人民而不惜任何的牺牲!

现在热河全境解放了!敌寇汉奸留给热河人民心头的遗恨,虽然还深重地压在人民的心间。但是年老的人已经张开双手,摸着八路军战士的肩腰说:“想不到,我身上的疮疤,却被你们扒开了!谁把我们这铁疮疤扒开,我们就会永远心向谁!”

[选自民国34年(1945年)10月27日《晋察冀日报》第1913期]

人 圈

厂 民

“人圈”的来历

从1941年伪满洲国康德8年开始,敌人为了“明朗热河”,为了防止八路军的积极活动,实行毒辣的集家并村政策,把山沟里和小村庄的老百姓,都强迫搬到公路两边,使所有的村庄都安置在公路控制之下,一旦有事,就可以用最快的速度调来大兵“确保治安”。

敌人把这并起来的村庄称为部落,老百姓却叫它“围子”“人圈”。——是的,牛住的叫牛圈,猪住的叫猪圈,被当做牛马一样看待的奴隶们住的难道不是“人圈”吗?

在“部落区”以外,凡是八路军到过活动过的地方,都造成“无人区”。敌人称为“无住地带”。在那儿不许老百姓居住,不许种庄稼,见房子就烧,见人就杀,见庄稼就砍,要使八路军没法安顿。所谓伪满洲国“国境线”长城一带,长500里,宽20多里到50多里的地面,都属于“无住地带”。在敌人的地图上是用沙漠一样的符号来标明的。

现在让我们看看“人圈”是怎样修起来的吧!

这是滦平县边境的一个叫红果寺的“人圈”,它完全是在白地上建起的。为了它,5个村庄,几百间房屋成了废墟,……为了它,12000个劳动力浪费掉了。

那年秋天,庄稼快成熟的时候,黄澄澄的谷子穗,垂着它沉重的头,高粱红得发紫,棒子也绽裂开来。庄稼人正忙着准备收秋,忽然狗腿子特务、警察传下了一道命令:凡是15岁以上50岁以下的居民,不论男女,第二天一早集合,去修部落。

这像一盆凉水，浇得人凉了半截，眼看着庄稼丢在地里，眼看着一年的希望就此落空，怎么不难过。可是，特务的鞭子，警察的枪刺，没有道理可讲。庄稼人只得带着铁锅、扁担、筐子、带着一肚子委屈去了。一路上，人们哭的哭，号的号，孩子冻得嗷嗷叫。

“人圈”的范围经已经划定了，这儿原有的一片庄稼，赶不及收起，都被踩烂，挖的挖掉，有的扔在一边，让牲口吃着。人们看着像踩自己的庄稼一样难受。在警察监工的皮鞭和斥骂之下，百多个男女老少，忙得支应不及，搬石头的搬石头，挖泥土的挖泥土，打墙的打墙，没有一双手空闲一分钟，没有一张嘴敢随便讲一句话，要不然，一巴掌就打上脸来，一皮靴就踢到屁股上来。

快到50岁的陈淮南，因为他年老身体衰弱，支工迟慢，不就被警察拉出去，罚在石头上跪了半天吗？警察还提高嗓子，学着日本腔，以一儆百地教训：“你的调皮，不好好地办事！”

还有些人由于别的原因挨揍，比如做工时用手抹一下冻得挂下来的鼻涕；比如规定妇女每人一天交50块土坯，不曾够数；比如监工警察在你家吃饭有了大米白面却没有鸡肉；比如被看中的妇女没有懂得更多的顺从……

直到天黑，好不容易放回了家，已经够累的了，妇女还得忙着做饭、喂猪。大家把肚子塞饱，再赶快摸黑下地抢着收割，要不然，就没有时间料理庄稼，下年没有吃的了。

人们实在支持不住，腰疼得挺不起来的时候，才躺在炕上休息，但一会儿天又发白，催命的哨子就吹开了。白天工作着，眼皮常常合拢来，如果被警察看见，又是一顿好揍。

就这样，没日没夜地操劳着，折磨着，化了两个多月的功夫，“人圈”算是修成了。

看吧！四四方方四道围墙，那是由远方搬来一块块石垒成，是用几百人的血汗和眼泪抹成的。墙厚三四尺，高一丈七八尺，顶上插着一排尖利刺手的酸枣枝。墙上每隔两丈留1个枪眼，墙里垒着站台，好叫老百姓日夜去守望，围墙的四角上，各有1个炮楼，坚固圆形的墙上密密麻麻的枪眼，窥视着远方。

“人圈”有两个门，刚好1辆卡车通过，大门的上面有守望的岗楼，形式是长方形的，一样开有许多枪眼，大门前写着：

“××部落”，两边是：“建设部落，自兴乡土”，或是“王道乐土”之类的标语。

“人圈”围起来了，但是里面还是空空的，这时特务、警察又到各村去传达第二道命令：限本月底以前，所有居民都得离开原来的村庄，搬进部落居住，谁不去烧谁的房子，决不宽容。

于是家家户户起了一片哭声，一片叹息！

别了，你辛勤开垦[垦]的土地，亲手建造的房屋。虽然这儿每一样东西都非